

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 2011 年会论文

# 《远山淡影》中的不可靠叙述与读者解读

##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A Pale View of Hills* and Its

## Influence on Readers' Interpretations

林珍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 摘 要

本文从叙事学角度, 分析《远山淡影》中主人公兼叙述者的悦子叙述的不可靠性。以詹姆斯·费伦的三个不可靠叙事轴分类为主要理论依据, 详细分析、判断文本中不可靠叙述的类型, 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判断对作者的读者解读文本和理解人物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叙事学 不可靠叙述 空间叙事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going to present a narratological analysis of Kazuo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 Focusing on the protagonist and narrator Etsuko's unreliable narration, James Phelan's classification of unreliability by three axes (the axis of facts; the axis of values or ethics; and the axis of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 is used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guidance. After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text with the help of theories, the author will be abl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unreliability on reader's interpretation of both the character and the story.

**Key Words:** narratology; unreliability; spatial narration

## 一、引言

石黑一雄是著名的日裔英国小说家。1954年，他出生于日本长崎；5岁时，随家人移民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走红英国文坛。1982年二十八岁的石黑一雄出版处女作《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次年即获得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温尼弗雷德·霍尔比纪念奖(the Winifred Holtby Memorial Prize)。1986年他的《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获得同年英国及爱尔兰图书协会颁发的惠特布雷德奖(Whitbread Book of the Year Award)，并获布克奖提名。1989年出版的第三部作品《长日留痕》(也译作《人约黄昏时》)(*The Remains of the Day*)被视为他的代表作。该书不仅获得当年的布克奖，还被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改编拍成电影，为他赢得更广泛的关注。1995年，《无法安慰的人们》(*The Unconsolable*)获得切尔特纳姆文学艺术奖(the Cheltenham Prize)。2000年出版的《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再次获布克奖提名。2005年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千万别丢下我》(*Never Let Me Go*)也已被搬上大荧幕。另外，他还著有一部短片小说集——《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Nocturnes : 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

回忆是石黑一雄作品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国内外许多研究者也都注意到这一点。Cynthia F. Wong在她的论文“The Shame of Memory: Blanchot’s Self-Dispossession in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中运用 Maurice Blanchot 关于第一人称回忆叙事的理论，详细分析了女主人公悦子纠缠繁复的回忆，并认为正是个体回忆的这种特性造成了该文本的模糊性(Cynthia F. Wong, 1995:127-145)。国内小说家邱华栋将石黑一雄称作“寻觅旧事的圣手”，将其六本小说故事娓娓道来的同时，分析了其中日本文化的印记(邱华栋, 2009:92-97)。除了回忆之外，石黑一雄自己多元的文化背景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Ruth Forsythe在“Cultural displacement and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Kazuo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探讨了文化冲突中的母女关系，即悦子与大女儿景子和小女儿妮基之间的关系(Ruth Forsythe, 2005:99)。还有学

者对其作品中个人经历与历史背景的关系颇感兴趣。鲍秀文、张鑫在“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象征”一文中深入分析了管家史蒂文斯的怀旧情结与他对英国帝国身份的困惑和反思（鲍秀文、张鑫，2009:75-81）。迄今，学界对于石黑一雄的关注还主要集中在其代表作《长日留痕》上。詹姆斯·费伦、玛丽·帕特里夏·马汀在“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詹姆斯·费伦、玛丽·帕特里夏·马汀，2002:35-57）一文中，通过对书中戏剧化场景的深入分析，发展了W.C.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关于不可靠叙述的相关理论。其实，石黑一雄在叙事方面的高超技艺，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中已有体现。本文将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远山淡影》的故事建构、不可靠叙述，并侧重其对读者解读人物乃至整部作品的影响。

## 二、故事的建构

《远山淡影》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即是主人公悦子。悦子是一位日本女子，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她带着女儿景子移居英国，并与一位英国人再婚，生育了第二个女儿妮基。在叙事开始前，大女儿景子自杀。之后，妮基来看望寡居英国乡下的悦子，并与她同住了5天。期间她们谈起景子的死，勾起了悦子对于日本长崎一段往事的回忆。叙述在过去与现在，回忆与现实，日本与英国之间穿插进行。

经过文本分析，可以看到悦子的记忆与现实虽有一定的因果联系，但在时间轴上有许多模糊甚至是空白的点，这使读者难以复原过去的真实面貌。但“记忆不仅和时间有关，它的空间特性也非常明显。”（龙迪勇，2010:60）悦子的叙述正体现了这一点。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可以以空间为标准对文本进行分析。悦子的回忆是属于日本长崎的。她讲述了自己二战后长崎的生活，特别是自己与邻居一对母女——佐知子和万里子——的故事。在长崎的家里，悦子是个富有同情心、尊重传统、重视亲情的日本女人。她对生活艰难的佐知子一再伸出援手，并十分关心其女万里子的生活和成长。她接受传统妻子的责任与义务，在家尽心服侍丈夫二郎和公公绪方先生。在绪方先生与松田重夫关于教育改革的争论中，她站在固守传统的绪方先生一边。佐知子则与温顺的悦子形成强烈的对比。她为人并不和善，带着女儿万里子生活在邻里的非议中。战争中失去丈夫，使她生活困苦。但她却拒绝回到伯父家中居住，一心要带着万里子去美国。她对于女儿缺乏关心。

几次三番将年幼的万里子独自丢在家中。女儿入夜未归，与其他小孩打架，她也漠不关心。对于女儿因战争创伤产生的幻觉，只是一再地轻描淡写，置之不理。她与酗酒赌博嫖娼的美国大兵弗兰克混在一起，指望依靠他，带女儿一起移民美国。自说自话地将移民美国之事说成是为万里子的利益而为之，但完全没有考虑万里子的意愿。最后，更残忍地将万里子珍爱的小猫溺死。

在现实坐标上的英国，悦子对二女儿妮基的生活即关心又宽容，给予她支持，鼓励她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但大女儿景子的死却让她久久不能释怀，令她在后悔与坚持中挣扎、反思。英国的悦子，一方面“无限追悔以前对景子的态度”（石黑一雄，2011:111），反省自己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她（景子）在这里不会幸福的。可我还是决定把她带来”（石黑一雄，2011:228）；另一方面，反复告诉自己“我离开日本的动机是正当的，而且我知道我时刻把景子的利益放在心上。”（石黑一雄，2011:115）初次阅读的读者，可能多少会感觉到英国的悦子似乎更像日本的佐知子而不是日本的悦子，而景子的悲剧似乎就是日本的万里子的未来。在本书的结尾，悦子向妮基讲述旧日历上一页风景的特殊意义时，真相才大白：万里子就是小时候的景子，佐知子正是当时的悦子，而日本完美的“悦子”不过是她想象中的自己。发现这一点之后，重读该书时，忽略的点滴细节和悦子不断提到的回忆的不可靠就都有了落脚点。

### 三、悦子作为叙述者的两种不可靠性分析及其对读者解读的影响

布斯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说道：“作者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形象和另一个他的读者的形象；正如他创造了他的第二自我，他也创造了他的读者（即作者的读者），最成功的阅读是这样的：阅读是被创造出来的两个自我、作者和读者，能够找到完全的和谐一致。”（W.C.布斯，1987:152）在对《远山淡影》的阅读中，作者的读者起初将悦子定位为可靠的叙述者，接受邻居佐知子和万里子的存在，最后发现佐知子即悦子，又认定了悦子叙述的不可靠性。在这一过程中，读者收获震惊的阅读体验，达到作者预期的修辞效果。除此之外，读者还被邀请思考一个焦点问题，即书中的悦子面对的问题：当初把景子带到英国来的选择是正确的吗？读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与读者对于悦子不可靠性的具体判断有关。

#### 1. 判断一：悦子作为叙述者在事实/事件轴上进行了“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

布斯将不可靠叙述分为两大轴：“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詹姆斯·费伦将其发展到三大轴并“相应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述的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申丹，2009:60）。以此为判断依据，结合文本分析，特别是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可以发现叙述者悦子与她叙述的故事并不存在价值判断上的错误与不充分。换言之，三大轴中的第二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可以不必讨论。而读者对于悦子叙述不可靠性的判断就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一，将其认为是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认为悦子一直都知道佐知子正是过去的自己，而佐知子对万里子的关爱不够，自私妄为，正是自己对待幼年景子的态度。只是她拒绝承认，所以将事实错报，假托邻居之名，将一切自己犯过的错都推到虚构的人物身上，以求自身的解脱。若是这般解读，悦子就是在故意欺瞒，读者对于悦子的认同大大削减，对于她的那个选择也多半是消极评价。

## 2. 判断二：悦子作为叙述者在知识/感知轴上进行了“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

然而，做出这种判断的读者忽视了悦子作为人物的角色，也没有尽到知情者应有的义务。

申丹在她的“叙述视角：界定与分类”中探讨了“视角与叙述”的区别。她认为要“廓分第一人称叙述中的两种不同视角：一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二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申丹，2009:85）第一个是叙述者角色，第二个是人物角色。在《远山淡影》中，叙述的问题要更复杂一些。书中其实有三个悦子的声音：一个是作为叙事者的声音，出发点是在妮基来看悦子那年的晚些时候，这个声音讲述了英国与日本这两个空间里的记忆；另外两个声音，是作为人物的悦子发出的，一个是与妮基在英国乡下相处的5天的悦子，一个是在日本长崎的悦子。

在阅读过程中，除了区分视角，读者还“需要进行‘双重解码’（double-decoding）：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开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判断。”（申丹，2009:60）同故事叙述中，人物角色与叙述者角色的不一致，不可靠叙述的判定，正是读者进

行双重解码,挖掘潜文本的关键处。然而,在《远山淡影》中,事情的本来面目就像书名一样,只是淡淡的山影。虽然读者可以通过判断、推测、重新组合小说中的零散事件来“超越叙述者”,但真相仍有很多不明之处。这是石黑一雄向读者抛出的一大难题。读者必须抓住仅存的一些标准来进行可靠性判断。例如真实的情况是去稻佐山游玩那天坐缆车的是悦子与景子,那天非常高兴的不是万里子,而是景子。也就是说至少必须承认没有佐知子和万里子的存在,日本空间叙事中出现的是悦子与景子,才能说明这一叙事是可靠的。由此,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在日本叙事中,绝大部分时候,“悦子”都认为佐知子和万里子是存在的,叙述是不可靠的。日本的“悦子”是叙述者悦子创造出来的。但在别人,即公公绪方先生和面馆老板藤原太太,对悦子的评价中,可以看到真实悦子的面貌。第四章中,绪方先生说:“我还记得以前你三更半夜拉琴,把全家都吵醒了。”(石黑一雄,2011:68)。这一行为与温良本分的“悦子”不符,却颇像佐知子所为。第五章中,藤原太太说道:“你现在有那么多盼头,悦子。你在为什么事情不开心呢?”(石黑一雄,2011:96)而这与“悦子”当时的生活状态也是极不相符的。在回忆尾声“悦子”提着灯笼去找万里子的那段叙事中,“悦子”与佐知子合体了,万里子也被“小女孩”、“孩子”取代。她对孩子说:“你要是不喜欢那里,我们随时可以回来。”(石黑一雄,2011:224)叙述者悦子在不可靠叙述中留出了些许可靠叙述的空隙,回忆叙述出现了冲突,为读者提供了二重解码的可能。最终,回忆叙述回归事实。而作为人物的悦子在日本的真实经历应该从对佐知子的描述中寻找。佐知子(即悦子)经历了二战,并因此失去丈夫及原来的优越生活,最终带着女儿移民美国(实际是英国)。虽然文本没有直接提供更多关于悦子那段生活的信息,也没有告诉读者悦子离开日本的原因,但通过“悦子”所见所闻的佐知子其人及当时周遭的人和事看来,如何应对战争带来的巨大变故是人人都面临的问题。而悦子可能无法适应变故,为自己和景子的未来考虑(佐知子反复强调移居美国是为了万里子的未来),毅然选择带上景子离开,却因此造成景子最终的悲剧。

在英国叙事中的人物悦子更接近叙述者悦子。她在部分叙事中坚持佐知子与万里子的存在。第一次跟妮基提到日本往事时,她说:“我在想以前认识的一个

女人（指佐知子）。”（石黑一雄，2011：5）第一次跟妮基说出自己重复做一个关于小女孩的怪梦时，她觉得“这个梦……跟我两天前想起佐知子有关。”（石黑一雄，2011：65）当后来妮基指出梦里的小女孩是景子时，她坚持“跟景子没有关系……只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小女孩（指万里子）。”（石黑一雄，2011：120）仍旧在转嫁她的歉疚。而在另一些叙事中，她和妮基直接讨论她当初移居英国的决定，悦子则正视自己对景子所做的一切。但两人都在为那个决定的正当性辩护，悦子依旧无法承受自己的罪恶感。可是，在这些讨论中，假托在万里子身上的回忆部分地回到了景子身上。在最后一章中，悦子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自私。在旧日历一事中万里子和景子彻底重合了。叙述由不可靠转向可靠。怪梦透露出景子的死令悦子深感不安和内疚，她却一再将其说成与佐知子和万里子有关，最后又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回归了事实。

这种可靠与不可靠反复混杂的情况在日本与英国两段叙事中都存在，说明悦子因无法正视过去、接受现实而产生了认知和回忆上的混乱。这正是悦子进行不可靠叙述的根源。书中，悦子先后四次提到自己对于回忆没有十足把握。她说：“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些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事情可能不是我记得的这个样子。”（石黑一雄，2011：46）“回忆，我发现，可能是不可靠的东西；常常被你回忆时的环境所大大地扭曲。”（石黑一雄，2011：201）可见，悦子自己明白叙述的一些事情可能不是真相本身，也毫不隐瞒自己的没有把握。可能她自己已经感到有些因素（如上文提到的战争变故、后悔愧疚、年岁增长等）迫使她对往事做出了错误或不充分的认识 and 解读。而叙述在接近尾声之时由不可靠转向可靠，也说明了悦子在把握回忆方面所做的努力。换言之，在充分考虑了作为人物的悦子与作为叙述者的悦子两者之间的关系之后，可以说，悦子的叙述是在她现有的精神状态下尽可能地做到了可靠，并非故意欺瞒。所以，悦子既是不可靠的，又是可靠的。

做出这样的判断，读者就算基本完成了双重解码的任务：理解并超越叙述者，对事情在更高的故事外层有了更多的了解。然而，依据詹姆斯·费伦的研究，“这种知情权伴随着某种诱惑和某种责任。”（费伦、马汀，2002：53）一方面，读者可能会希望当年悦子能多考虑景子的意愿，放弃离开日本的念头，或者希望景子来到英国之后能得到母亲和继父更多的关爱，避免最后自杀的悲剧。另一方面，“知

情地位要求我们具有一种公正意识。”（费伦、马汀：2002：53）对于悦子，读者既要看到她不顾景子反对，非要带着她移居英国，最终造成景子自杀的过失，也要看到悦子所受的苦难（包括愧疚后悔造成的煎熬），以及她作为母亲的两难境地：她既有义务为景子的未来发展考虑（而这种考虑必然是出于自己的判断，难免忽视子女的想法），又难以掌控其发展，确保景子的最终幸福（Ruth Forsythe, 2005:99）。在这两方面的思考中，作者的读者与隐含作者在叙述者背后进行了隐秘的交流，看到了叙述者悦子隐秘的内心世界，对悦子的同情将会加深，进而对选择是否正确的问题给出更全面而有层次的答案，对全书的理解也更深入。

到此，悦子作为叙述者是否可靠已经不再重要。正如石黑一雄自己所说的：“作为一个作家，我更关心的是人们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石黑一雄，2011:242）在妮基陪伴的五天里，悦子经历了长达二十几年的心理时间。回忆展现与隐瞒的双重性，伴随着悦子可靠或不可靠的叙述展开。读者看到，悦子在她没有听众的回忆叙说中，一方面试图记起过去，为景子的死和自己的愧疚找到原因与出口；另一方面又对往事做出“修正”和压抑，以减轻罪恶感，避免直接的伤痛。最终，悦子的叙述从错误解读回归了可靠解读，她终于能够正视过去和现实。书末，她送妮基回伦敦时，“笑了笑，朝她挥挥手”（石黑一雄，2011:239）。正如石黑一雄其他作品中流露的温暖与希望一样，痛苦煎熬的回忆也许永远都将挥之不去，但未来总是有盼头的。妮基“长成了快乐、自信的年轻姑娘——我对妮基的未来充满信心。”（石黑一雄，2011：119）也许，善待第二个女儿，放下自己为她设计的人生，鼓励她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修正”。

#### 四、结语

作者的读者在阅读《远山淡影》的过程中进行“双重解码”，并在解码过程中发掘潜藏文本，探究悦子不可靠叙述的根源，与隐含作者进行隐秘的交流，在叙述的引导下理解悦子这个人物，由此深化对整部作品的理解。这才是达到布斯所说的“最成功的阅读”（W.C.布斯，1987:152）。叙述可靠性的分析可以作为一种阅读工具，帮助读者在阅读中完成与作者心灵的交汇。



## 参 考 文 献

- [1] Forsythe, Ruth. "Cultural displacement and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Kazuo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 [A]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Philological Papers* 51 (2005): 99.
- [2] Wong, Cynthia F. "The Shame of Memory: Blanchot's Self-Dispossession in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 [A] *Clio* 24.2 (Winter 1995):127-145
- [3] W.C. 布斯. 1987. 小说修辞学[M]. 华明、胡晓苏、周宪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4] 鲍秀文、张鑫. 2009. 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象征[J]. 外国文学研究 (3): 75-81.
- [5] 龙迪勇. 2010. 记忆的空间性及其对虚构叙事的影响[J]. 叙事丛刊 (3): 47-92.
- [6] 邱华栋. 2009. 石黑一雄: 寻觅旧事的圣手[J]. 西湖 (9): 92-97.
- [7] 石黑一雄. 2011. 远山淡影[M]. 张晓意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8] 申丹. 2009. 何为“不可靠叙述”[A]. 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9] 申丹. 2009. 叙述视角: 界定与分类[A]. 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0] 詹姆斯·费伦、玛丽·帕特里夏·马汀. 2002. 威茅斯经验: 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A]. 新叙事学[C]. 马海良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